

叶嘉莹 著

# 好诗共欣赏

叶嘉莹说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



述  
陵  
说  
诗

中华书局

叶嘉莹 著

# 好诗共欣赏

叶嘉莹说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

叶嘉莹说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诗共欣赏——叶嘉莹说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叶嘉莹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迦陵说诗)

ISBN 978 - 7 - 101 - 05232 - 9

I. 好… II. 叶… III. ①陶渊明(365~427) - 诗歌 - 文学研究②杜甫(712~770) - 诗歌 - 文学研究③李商隐 - (812~约858) - 诗歌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5613号

---

**书 名** 好诗共欣赏——叶嘉莹说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

**著 者** 叶嘉莹

**丛 书 名** 迦陵说诗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9¼ 插页2 字数143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232 - 9/1 · 722

**定 价** 19.00元

---



## 叶嘉莹

1924年生。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任教生涯已长达五十余年。曾先后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学以及大陆数十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

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此外，还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并获得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台湾辅仁大学杰出校友奖与斐陶斐杰杰成就奖。

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材。在国内率先提出振兴传统文化提高国民品质要从幼儿园和中小学做起的建议，得到江泽民主席的支持。

著作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等多种著作，影响广泛。

责任编辑·李静  
装帧设计·毛淳

## “迦陵说诗”系列序言

北京中华书局最近将出版我的六册讲演集,编为“迦陵说诗”系列,要我写一篇总序。这六册书如果按所讲授的诗歌之时代为顺序,则其先后次第应排列如下:

- 一、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 二、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 三、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 四、叶嘉莹说唐诗
- 五、好诗共欣赏
- 六、叶嘉莹说诗讲稿

这六册书中的第二种及第五种,在 1997 及 1998 年先后出版时,我都曾为之写过《前言》,对于讲演之时间、地点与整理讲稿之人的姓名都已做过简单的说明,自然不需在此更为辞费。至于第一种《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与第四种《叶嘉莹说唐诗》,现在虽然分别被编为两本书,但其讲演之时地则同出于一源。二者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典诗歌时的录音记录,只不过整理成书的年代

不同,整理讲稿的人也不同。前者是九十年代中期由天津的三位友人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所整理写定的,后者则是近年始由南开大学硕士班的曾庆雨同学写定的。后者还未曾出版过,而前者则在2000年初已曾由台湾之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收入在《叶嘉莹作品集》的第二辑《诗词讲录》中,而且是该专辑中的第一册,所以在书前曾写有一篇长序,不仅提及这一册书的成书经过,而且对这一辑内所收录的其他五册讲录也都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中也包括了现在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和《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但却未包括现在所收录的陶渊明的《拟古》诗,那是因为“饮酒”与“拟古”两组诗讲授的时地并不相同,因而整理人及成书的时代也不相同。前者是于1984年及1993年先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金佛寺与美国加州的万佛城陆续所做的两次讲演,整理录音人则仍是为我整理《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的三位友人。因此也曾被桂冠图书公司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的《诗词讲录》一辑之中。至于后一种“拟古”诗,则是晚至2003年我在温哥华为岭南长者学院所做的一次系列讲演,而整理讲稿的人则是南开大学博士班的汪梦川同学,所以此一部分陶诗的讲录也未曾出版过。

回顾以上所述及的五种讲录,其时代最早的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为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所讲的一组阮籍的“咏怀”诗,这册讲录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册《讲录》。至于时代最晚的则应是前所提及的2003年在温哥华所讲的陶渊明的“拟古”诗。综观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录音,其时间跨度盖已有四十年以上之久,而空间跨度则包括了台湾、美国、加拿大及大陆四个不同的地区。不过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却

仍都不失为一时、一地的系列讲演，凌乱中仍有一定的系统。至于第六册《叶嘉莹说诗讲稿》则是此一系列讲录中内容最为驳杂的一册书。因为这一册书所收的都是不成系列的分别在不同的时地为不同的学校所做的一次性的个别讲演，当时我大多是奔波于旅途之中，随身既未携带任何参考书籍，而且我又一向不准备讲稿，都是临时拟定一个题目，临时就上台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会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一是所讲的内容往往不免有重复之处，其二是我讲演时所引用的一些资料，既完全未经查检，但凭自己之记忆，自不免有许多失误。何况讲演之时地不定，整理讲稿之人的程度不定，而且各地听讲之人的水平也不整齐，所以其内容之驳杂凌乱，自是必然之结果。此次中华书局所拟收录的《叶嘉莹说诗讲稿》原有十三篇之多，计为：

1、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这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四川成都所做的一次讲演，由缪元朗整理，讲稿曾被收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古典诗词讲演集》）

2、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由徐晓莉整理，讲稿亦曾收入在《古典诗词讲演集》）

3、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这是1984年在北京经济学院所做的一次讲演，由杨彬整理，讲稿亦曾被收入《古典诗词讲演集》）

4、旧诗的批评与欣赏（这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此稿未曾被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5、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旧诗（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



湾大学为“海洋诗社”的同学们所做的一次讲演,讲稿曾被收入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所出版的《迦陵说诗讲稿》)

6、漫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发作用(这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讲演,时地已不能确记,此稿以前未曾出版)

7、从中西文论谈赋比兴(这是200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之《叶嘉莹说诗谈词》)

8、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9、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同上)

10、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同上)

11、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这是2001年我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12、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13、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这是2004年我在一次会议中的发言稿,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以上十三篇,只从讲演之时地来看,其杂乱之情形已可概见,故其内容自不免有许多重复之处。此次重新编印,曾经做了相当的删节。即如前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四与第五诸篇,就已经被删定为一篇,题目也改了一个新题,题为《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的形象与情意之关系》;另外第六与第七两篇,也被删节成了一篇,题目也改成了一个新题,题为《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我之所以把原来十三篇的内

容及出版情况详细列出,又把删节改编之情况与新定的篇题也详细列出,主要是为了向读者做个交代,以便与旧日所出版的篇目做个比对。而这些篇目之所以易于重复,主要盖由于这些讲稿都是在各地所做的一次性的讲演,每次讲演我都首先想把中国诗歌源头的“赋比兴”之说介绍给听众,举例时自然也不免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而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时,又不免经常举引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诗例,因此自然难以避免地有了许多重复之处。然而一般而言,我每次讲演都从来没有写过讲稿,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每次讲演的内容即使有相近之处,但也从来没有过两篇完全一样的内容。只是举例既有重复,自然应该删节才是。至于其他各篇,如《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唐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等,则都是自成系列的讲稿,如此当然就不会有重复之处了。

除去重复之缺点外,我在校读中还发现了其中引文往往有失误之处。这一则是因为我的讲演一向不准备讲稿,所有引文都但凭一己的背诵,而背诵有时自不免有失误,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再则这些讲稿都是经由友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一切记录都依声音写成,而声音往往有时又不够清晰,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二。三则一般说来,古诗之语言自然与口语有所不同,所以出版时之排印也往往有许多错字,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三。此次校读中,虽然对以前的诸多错误都曾尽力做了校正,但失误也仍然不免,这是我极感愧疚的。

回首数十年来我一直站立在讲堂上讲授古典诗词,盖皆由于我自幼养成的对于诗词中之感发生命的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的共鸣。早在

1996年,当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迦陵文集》时,在其所收录的《我的诗词道路》一书的前言中,我就曾经写有一段话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关于我一生教学的历程,以及我何以在讲课时开始了录音的记录,则我在1997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及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为我出版《诗词讲录》一辑的首册《汉魏六朝诗讲录》一书时都曾先后写过序言,而此两册书现在也都被北京中华书局编入了我的“迦陵说诗”系列之中。序言具在,读者自可参看。回顾我自1945年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至于今日盖已有六十一年之久。如今我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仍然坚持站在讲台上讲课,未曾停止下来。记得我在1979年第一次回国教书时,曾经写有“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两句诗。我现在仍愿以这二句诗做为我的《迦陵说诗》六种之序言的结尾,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我对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的。

是为序。

叶嘉莹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 原版前言

《好诗共欣赏》，只从此一书名，读者就可以想见这一定是一本较为大众化的读物。

我之开始写作有关诗词评赏的文字，盖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时的我喜欢用优美的文字写出自己内心中对于诗词之意境的一种要眇深微的感受。七十年代以后，因为在国外教学，遂开始撰写一些较富思辨性的学院式的论文。八十年代以后，我忽然开始耽读一些西方文论的著作，于是我自己的写作，也就走上了一条好以西方文论来评析中国诗词的途径。这条途径自然是一条较为狭隘、而且颇为专业化的途径。但另一方面，后来我却又抱有一种想要推广诗词教学使之普遍化和大众化的愿望。在这种情形下，我遂逐渐发现我自己研究诗词的途径，与我想要推广诗词的愿望，二者间竟然有了一种背离的趋势。不过在这种背离中，我也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弥补的方法。那就是除了我自己个人的写作外，我也曾由于一些友人的安排和邀请，为社会中的一般大众，做了几次普及性的诗词讲座。而我更该感谢的则是有些热心的友人，曾协助我把这些讲

座的录音，都整理成了文稿和专书。这一册书就是朋友们为我的一次普及性的系列讲座所整理出来的成果。

原来早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在北京的旧辅仁大学校友会、北师大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教委老干部协会等五个文化团体，曾经联合邀请我在国家教委的有一千五百个座位的大礼堂中，举行了一连十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本来我对于如此大规模的以程度不齐的社会大众为对象的讲座，曾经深怀恐惧，谁知听众们的反应竟然非常热烈。当十次讲演结束后，许多听众似乎意犹未尽，于是乃更有远自东北来的一些友人，又接着邀我去东北继续做了七次讲演，更于讲演结束后，由友人们把音带整理编成了一册《唐宋词十七讲》。既有了此一段因缘，于是这五个主办单位遂于次年（一九八八）七月又邀我至北京，仍在教委礼堂又举行了一次旧诗欣赏的讲座，只可惜当时我的行程匆促，所以只做了四次讲演。这册书收录的就正是那四次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那次的讲座本名“旧诗欣赏”，共分四讲。第一讲概论，主要是介绍中国旧诗传统重视兴发感动的一种美学特质。因为早在《毛诗·大序》中，中国的诗学就已经提出了“赋、比、兴”之说，关于此三义之说法，历代学者虽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而私意以为此三义之所指者，实当为情与物相感发的一种作用关系。“兴”是由物及心，“比”是由心及物，“赋”则是即物即心。这三种关系是对中国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作用所做出的一种最为简单扼要的说法。此外在第一讲概论中，我也曾将中国诗学中对于心

与物之关系的看法,与西方诗论中对于心与物之关系的看法,做了一些基本的比较。至于以后的三讲,则是以第一讲之概论为基础,对于陶渊明、杜甫和李商隐三家的一些诗例,所做的实践的评析。因此我评析中所特别强调的,乃是这三位诗人在诗歌之写作中,对物象之选择与掌握,以及其心意之投注与运行的几种不同的方式;而我更注意的则是这三位诗人如何在他们不同的表述方式中,所传达的虽然性质不同、但却同样具有感动人心之效果的兴发感动之作用。

这四次讲演结束后,主办人曾经请了三位友人把音带整理写定,做了出版的准备,但却因有些出版社不愿接受讲稿,而希望我能亲自把讲稿写定成书。这意见本来也很好,只可惜近些年来我一直忙于在各地奔波讲学,完全没有写定成书的时间,于是这些讲稿遂被搁置了多年,几乎已被我完全遗忘了。直到去年,台北的三民书局既出版了一册由姚白芳女士所整理的题为《清词选讲》的我的讲稿,今年姚女士又向我提及三民仍有意出版我的其他讲稿,才使我又想起了这一批旧的讲稿,遂托姚女士把讲稿带去了台北。最近我去台北见到了三民书局的负责人刘振强先生,他告诉我说他们已决定出版这一册讲稿,并要我写一篇前言,因而我乃在此讲稿成书之际略述其因缘如上。并愿藉此机会对于为我整理这一册讲稿的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三位友人表示诚恳的感谢之意。

最后我还有一点感言要在此略加叙述的,就是最近我曾收到一位友人的来信,劝我应该减少到各地的讲课,而应安定下来好好写一些学术专

业的著作。我对这位友人的劝告极为感谢,但正如我在前文所说,近年来我既逐渐萌生了想要推广普及诗歌教学的愿望,所以对于各地要我去讲授诗词的邀请,只要是我的时间精力之所允许,我一向都是乐于接受的。而且不仅是给成人讲诗,还曾多次给儿童们讲诗。因为作为一个已曾从事诗歌教学有五十年以上之经验的工作者,我确实感受到了诗歌对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心性能够形成一种启发和陶冶的功能。而要想达成这种功能,则面对面的讲授,实在会比闭门写出的专业著述有更好的效果。专业著述是偏于知性的,而当面传述,则是较为感性的,但诗歌既原是一种感性的文学,所以当面的、生动活泼的讲述,虽然在学术方面不能与专业的著作相比,但在感动和启发方面,却也往往会有更为直接的效果。

记得当我正在整理我的《唐宋词十七讲》的稿子时,我的女儿和她的一些朋友们偶然读到了这些稿子,她们大家都感到极为欢喜兴奋,认为她们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和感动。其实我女儿那里也存有我一些较为学术性的、理论更为深细的著作,而他们对那些书则并没有什么阅读的兴趣。我女儿当时就曾对我说:“你自己写的那些著述,往往文白相杂,又引古书,又引外文书,一大堆注释,除了专业的研究者外,一般人对之不会有阅读的兴趣。但是你这些由讲演音带整理出来的文稿,则由于有现场的听众,所以讲得活泼生动,有临场的真切感。我想这册《十七讲》印出来后,一定会比你的其它著作更受人们欢迎。”而自《十七讲》出版后,证之于两岸出版者的统计,这册书也确实是我的许多种书中销售最好的一种。

目前三民书局要出的这一册《好诗共欣赏》，其实就正是以前所出的那一册《十七讲》的继续，因为两次讲座的主办人既都是相同的单位，讲座的场所也都在相同的地点，只不过《十七讲》的内容讲的是唐宋词，而这一册《好诗共欣赏》的内容则是陶、杜、李三家诗而已。所以这一册书本曾拟名为《三家诗讲录》，三民书局的编者以为此书之内容既是面对大众的、普及性质的讲演，何不就直接取一个带有大众普及性的书名，以求其更能达到普及性之效果呢？我以为这位编者的所言极是，所以就拟定了《好诗共欣赏》这一个书名。

我确实以为我所选讲的陶、杜、李这三位诗人的这几首诗例，都是真正的好诗，而且分别带有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各种各样的、丰美的感发作用。昔陶诗曾有句云“奇文共欣赏”，我以为“好诗”较之“奇文”实应更易获得读者普遍的欣赏，乃为《好诗共欣赏》一书写此前言如上。

叶嘉莹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写于天津南开大学



